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墨子

「战国」墨翟◎著 曹海英◎译注

定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墨子

【战国】墨翟◎著 曹海英◎译注

定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墨子 / (战国) 墨翟著 ; 曹海英译注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2013.9
ISBN 978-7-5317-3168-9

I . ①墨… II . ①墨… ②曹… III . ①墨家②《墨子》—译文③《墨子》—注释 IV . ① B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308 号

墨子

.....
作 者 / (战国) 墨 翟 曹海英
责任编辑 / 陈颖杰
封面设计 / 华文悦读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406 千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0.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68-9
.....

前 言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大变革的深化,思想界呈现出更大的分化:在儒、道两家之外,产生了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墨子》一书即是墨家学派思想成果的总集。

墨翟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由于文献残缺,记载多歧,已难详考。他大约晚于孔子,活动于战国初期,一说为鲁国人,又说为宋国人,工匠出身,后来做过宋国大夫。在早年,墨翟曾受儒者之业,学孔子之术,但逐渐对儒家崇尚天命、重视礼乐、厚葬久丧不满,认为搞这一套劳民伤财,实不足取,因而自创墨家学派。

墨翟所创的墨家学派,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团体,其首领称为“钜子”,其成员称为“墨者”,多半来自从事生产劳作的社会下层。他们生活刻苦,严守纪律,为宣传和实践墨翟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奔走于各国,富有舍身殉道的牺牲精神。墨家与儒家在当时并称为“显学”,经常针锋相对,展开激烈的论争,对开启战国一代争鸣之风起了重要作用。墨家学派也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形式逻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墨翟及其后学的著述保存在《墨子》一书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原有 71 篇,经过历代的亡佚,流传至今只存 53 篇,分 15 卷。第一卷《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尤其是前两篇,儒家味道较重,表现了墨翟从受学儒家到自创学派的思想轨迹,是他的初期作品。第二卷至第九卷《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个标题,原都有上、中、下三篇,现已缺七篇,每篇均以“子墨子曰”开篇,当是墨门弟子对墨翟思想的记录,是反映墨翟思想的最主要资料。后有一篇《非儒》,当时墨门弟子所撰,反映了儒墨两家的激烈论争。第十、十一卷《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通称《墨辩》或《墨

经》，讨论自然科学和逻辑学问题，是后期墨家的著作。第十一卷至第十三卷《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皆取篇首两句中之二字为题，类似《论语》，是墨翟弟子所记墨翟的言行，也是研究墨翟思想的重要资料。第十四、十五卷《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11篇，论述守城战术与守城工具，由墨门弟子据墨翟讲授记录整理而成。

墨家学派虽在先秦时代盛极一时，有过“显学”之称，但至秦汉时代，即趋于衰微，几成“绝学”。直至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被长期冷落的《墨子》一书才得到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墨子》一书思想丰富，反映了墨家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宗教、逻辑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尤其在逻辑学方面，墨家的逻辑思想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较完整的逻辑学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尽管墨学受到排斥和压抑，但《墨子》所阐发的墨翟的社会理想与墨家学派的人格理想，却在中国文化中积淀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墨翟的大同理想，是中国大同思想的活水源头之一。中国历史上的不少进步思想家，都希望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美好社会。

编者

目 录

亲士	1
修身	4
所染	7
法仪	10
七患	13
辞过	18
三辩	24
尚贤上	26
尚贤中	30
尚贤下	40
尚同上	46
尚同中	49
尚同下	58
兼爱上	65
兼爱中	68
兼爱下	74
非攻上	85
非攻中	87
非攻下	92
节用上	101
节用中	104
节葬下	107
天志上	119

天志中	125
天志下	133
明鬼下	142
非乐上	155
非命上	161
非命中	167
非命下	171
非儒下	177
经上、经说上	186
经下、经说下	215
大取	250
小取	258
耕柱	263
贵义	272
公孟	280
鲁问	291
公输	303
备城门	306
备高临	323
备梯	325
备水	328
备突	329
备穴	330
备蚁附	337
迎敌祠	342
旗帜	346
号令	349
杂守	368

亲士

入国而不存其士^①，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②。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③出走而正天下，桓公^④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⑤，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⑦，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是故僵臣伤君^⑧，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⑨，上必有谄谄之下^⑩。分议者延延，而支苟^⑪者谄谄，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暗，远臣则喑^⑫，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讲士。”

〔注释〕

①入国：入朝做官，从政。这里指执掌国政。 ②缓：怠慢、冷淡。 ③文公：晋文公重耳。 ④桓公：齐桓公小白，齐襄公的弟弟。 ⑤越王：越王勾践。 ⑥太上：与“其次”相对而言，即最上等，最上策。 ⑦进：得志。退，指不得志。 ⑧倡：当作“佞”。 ⑨弗：同“拂”，矫正，纠正。 ⑩谄谄(è)：直言争辩的样子。 ⑪支苟：当作“交敬”，即“交傲”，交相傲戒的意思。 ⑫喑(yín)：同“吟”，沉吟的意思。

〔译文〕

到一个国家执政却不爱护那里的贤士，就会让国家陷入危亡的境地。发现贤才而不尽快任用，就是对国君的怠慢。没有贤能，就不能在危急关头排忧解难；没有人才，就没有人共谋国事。怠慢贤士，轻视人才，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过去，晋文公流亡到国外，后来却成为天下的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

自己的国家,后来却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到吴王的欺凌,后来却成为威震中原的贤君。这三人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显达于天下,都是在他们的国家遭受屈辱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最好的计策就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即使失败了,还有策略转败为胜。这是善于用人的缘故。

我听说:“并非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我的心永不安定;并非没有足够的财物,而是我的心永不满足。”因此君子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而平庸之人却宽于待己而严于律人。君子对于进取的士人,能够不挫败他的锐气,而对于退隐的士人,也要洞察他的苦衷,即使贤士中也掺杂着平庸的人,也不要生出怨悔之心,这是他有自信的缘故。因此,即使事情再不好办,也一定能够成功的,从没听说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却能够在困难面前全身而退的。

因此,权势过大的臣子会危及君主的安危,奉承谄媚的下属会损害主上的利益。君主身边必须容纳敢于诤谏的臣子,主上身边必须拥有敢于直言的下属。持不同意见之人的反复辩论,能相互警戒之人的直言劝谏,才能够滋养国计民生,国家安定。假若臣下只看重保全自己的爵位,而不直言纳谏;君主身边的臣子就会闭口缄言,朝廷外面的臣子也沉默不语,不满情绪就会在百姓心中积聚起来。谄媚奉承的人在君主身边,好的的意见被阻塞,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不就是由于没有天下贤士的辅佐吗?因此遭到杀身之祸,失去江山。因此说,赠送国宝,不如举荐贤能,提拔人才。

今有五锥,此其铍^①,铍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②,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③,其抗也;孟贲^④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⑤;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⑥。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⑦。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⑧之裘,非一狐之白^⑨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⑩?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⑪。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逝浅者速

竭,烧塿^⑫者其地不育。王者淳^⑬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注释]

①铦(xiān):锋利。②错:同“厝”,即“磨”,指磨刀石。③殪(yì):同“戮”,杀。④孟贲(bēn):人名。⑤及高入深:指箭射到高处和射进深处。⑥见尊:被尊重。⑦器:指人才。⑧鎰(yì):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黄金为一鎰。⑨一狐之白:狐腋下有一撮纯白色皮毛,轻而暖。以很多狐的这块皮拼作的皮衣,十分名贵。⑩同方:谓同道。同己:谓与己意同。⑪千人之长也:“也”,疑为“者”,管理千人的长官。⑫烧(qiào)塿(què):土地坚硬而瘠薄。⑬淳:同“厚”。

[译文]

举个例子说,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相较其他的最锋利,那么它必先折断;有五块石头,其中一块是磨刀石,那么磨刀石一定会最先受到磨损。因此甘甜的井水最先干涸,高大的树木最先受到砍伐,神灵的宝龟最先受到火灼,有灵性的蛇最先受到曝晒。因此比干被杀,是因为他刚正不屈的气节;孟贲被杀,是因为他的过人的勇力;西施被沉江中,是因为她实在太美了;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过人的能力。这些人没有不是死于他们的特长,因此说:“太盛了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也不喜欢没有能力的大臣;即使有慈父,也不喜欢没有益处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自己的官职,他就不是适合这个位置上的人;不能胜任他的爵位,他就不应该享受俸禄。良弓很难拉开,却能射得又高又深;良马很难驾驭,却能载着重任到达远方;良才很难驾驭,却能使君主受到尊敬。因此,长江黄河不排斥涓涓小溪的流入,所以能让自己的水量增大。圣人,不推卸责任,并能采纳别人的意见,因此能成为天下的大才。

所以大江大河里的水,并不是由一个水源注入的;价值千金的裘衣,并不是由一只白狐狸的皮毛制成的。岂能只采纳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同的意见,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就排斥的道理呢?这不是统一天下的称王之道。因此天地不会长久明亮,大水不会永远浩瀚,大火不会燎原不息,而王德也不会恒久高迈。正因为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才能做天下的王。

如果心直的好比箭杆,平板好比磨刀石,就不能够覆盖万物。因此狭窄的小溪很快就会干涸,太浅的水流很快会枯竭,贫瘠的土地长不出五谷,假如君王淳厚的恩泽只在宫廷中施行,那么就不可能遍及全国。

修身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闇^①，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潜慝^②之言，无入之耳；批扞^③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④，无存之心，虽有诋讪^⑤之民，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⑥，设壮^⑦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⑧，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从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⑨，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注释〕

①闇(àn)：不明白，不懂得。 ②潜(zen)慝(tè)：诬蔑毁谤。潜，说别人的坏话，诬陷，中伤。慝，奸邪，邪恶。 ③批扞(hàn)：亦作“批捍”。抨击。 ④孩：为“刻”之误，残酷，残暴。 ⑤诋(dǐ)讪(jié)：诋毁攻击。 ⑥愿欲：志向。逾：远大。

⑦设壮：修养之意。 ⑧四行者：指以上“廉、义、爱、哀”四种品行。 ⑨华发隳(huī)颠：白发秃顶。

〔译文〕

君子作战的时候，虽然讲究布阵的策略，但还是以勇敢为基本；办丧事虽然有一定的礼仪，但还是以哀痛为基本；做官虽然讲究才学，但还是以品行为基本。因此，根基扎的不牢的人，不要期望有茂盛的枝叶；身边的人都不能亲近，就不要希望招徕远方的人；亲戚都不归附，也就不要企图对外交往；办一件事都不能自始至终，就不要贪图多做事；举一个事物尚且不明白，就不要追求见多识广。

所以，古时候的帝王治理天下，一定要洞察左右身边的人，并且让能招来远方的人，君子了解左右的人，左右的人才能变得贤德起来。发现别

人品德低下,或者发现自己被别人中伤,就应该反过来检讨自己,这样做,不但避免了怨恨,而且可以修身养性。诬蔑中伤的话,不要听,抨击别人的话,不要出口,伤害别人的思想,不要在心中产生,这样即使有诋毁攻击他人隐私的人,也没有存在的依托了。

所以君子做事日益强劲,理想日益远大,事业日益兴盛。君子处世的原则:贫穷的时候,表现出廉洁的气节,富贵的时候,表现出仁义的气度;对于活着的人表现出爱护,对于死去的人表现出哀痛。这四种德行不可以弄虚作假,必须反过来通过内在的修养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埋藏在心中的,是无尽的仁爱;见诸在行动中的,是无上的恭谨;反映到言语中的,是无比的高雅。如果能让这种修养贯彻于四肢百骸,体现在身体形貌上,直到头发花白、头顶衰颓了都不会放弃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志不强则智不达,言不信则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①、遍物不博^②、辩是非不察者^③,不足与游^④。本不固者末必几^⑤,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情,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⑥。

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⑦,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注释]

①守道不笃:守道不专一。 ②遍物不博:指阅历不广博。 ③辩是非不察者:辩,同“辨”。 ④与游:同他一道学习。游:指相互切磋交流。 ⑤末:枝叶。几:危也。 ⑥原:源。耗(hào):败。 ⑦情:当为“情”。

[译文]

意志不坚定的人,他的智慧一定不会很高:说话不讲信用的人,行动一定不会有结果;富裕却不想施舍的人,不值得与他深交;面对道理不坚定,孤陋寡闻,不辨是非的人,也不值得和他交往。如果根基不牢固的必然会出现危机,有勇气而不注重个人修养的人,以后一定会堕落。源头浑浊的水流不会清澈,言而无信的人名声必定会受损伤。

名声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赞誉也不会没有缘由的增长。功德圆满了,名声自然就有了,名誉是不可以弄虚作假的,只有反过来自己深刻体察才行。只会夸夸其谈而忽视实践的人,即使再善于雄辩,必定不能使人听取;做事卖力气但又居功自傲的人,即使再劳苦,必定不能使人认可。聪明人心知肚明,但嘴上不多说;出力多却不自夸功劳,所以名声传扬于天下。言谈不求多,但求说得机智;不求华丽,但求说得明白。

缺乏机智和洞察力,行动上又懈怠,往往会适得其反。一种善行,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动机,就不能长久地保持;一种行为,如果没有自身的理解,就不能坚定地贯彻。名声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荣誉不能以取巧的方法取得。君子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达到的。那种思考得利之事甚重,而忽视树立名节,而可以被天下称为士的人,是从来没有的。

所染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①，曰：“染于苍则苍^②，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③，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④，禹染于皋陶、伯益^⑤，汤染于伊尹仲虺^⑥，武王染于太公、周公^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蔡公穀^⑧。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⑨。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⑩，晋文染于舅犯、高偃^⑪，楚庄染于孙叔、沈尹^⑫，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⑬，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注释〕

- ①子墨子：墨子的弟子、门生对他的尊称。 ②苍：青色。 ③所入者：指染料。
④许由：尧、舜时代的高士，尧要让天下给他，他却不愿意接受。伯阳：尧、舜时代的贤臣，帮助尧治国。 ⑤皋陶(yáo)：禹手下的贤臣。伯益：禹的大臣，曾帮助大禹治水。 ⑥伊尹：汤的得力大臣。仲虺(huī)：汤的左相。 ⑦太公：即姜太公，是辅佐武王取得天下的重要人物。周公：即周武王的弟弟姬旦，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臣。
⑧干辛：又作羊辛。夏桀身边的佞臣。推哆：夏桀的佞臣。崇侯：即崇侯虎。商纣王的大臣。恶来：飞廉之子，父子同为商纣王身边的奸臣。厉公长父：即虢公长父。荣夷终：即荣国的国君，夷为谥号，终是其名。 ⑨僇：侮辱。 ⑩鲍叔：即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的人。 ⑪舅犯、高偃：辅助晋文公的贤臣狐偃和高偃。 ⑫孙叔、沈尹：楚庄王的贤臣孙叔敖和沈尹筮。 ⑬伍员(yún)、文义：吴王阖闾的贤臣伍子胥和文之义。

〔译文〕

墨子看到染丝的人，就感叹道：“洁白的丝如果放入青色染水中就变成青色，如果放入黄色染水中就变成黄色，染料变了，丝的颜色随之发生改变。如果将丝五次放入不同的染水中，就会染出五种不同的颜色，因此

染丝不可不慎重啊!”

不但染丝是这样，治国也是如此。虞舜受到许由、伯阳的影响，禹受到皋陶、伯益的影响，商汤受到伊尹、仲虺的影响，周武王受到姜太公、周公旦的影响。这四位帝王，受到的影响是顺应天下趋势的，因此能统治天下，被拥立为天子，他们的功业与威名名声遍布天下。只要是要列举天下以仁义著称于世的显赫之人，都必定会称赞这四位帝王。

夏桀受到干辛、推哆的影响，商纣王受到崇侯虎、恶来的影响，周厉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影响，周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穀的影响。这四位帝王，受到的影响违背常理，所以国破身亡，为天下人耻笑。只要是要列举天下违背仁义而被羞辱的人，必定都会举出这四位帝王。

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牙的影响，晋文公受到他的舅舅狐偃的影响，楚庄王受到孙叔敖、沈筮的影响，吴王阖闾受到伍子胥、文义的影响，越王勾践受到范蠡的影响，这四位国君受的影响顺应伦理纲常，因此称霸诸侯，功名流传到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①，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②，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③，知伯瑶染于智国、张武^④，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⑤，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⑥。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⑦。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⑧。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⑨，创作比周^⑩，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⑪、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注释]

①范吉射(yì):春秋末晋卿范献子士鞅之子，为赵简子所败。②中行寅:春秋末年晋卿中行穆子之子。在卿内江中为赵简子所败。③王孙雒(luò):吴王夫差之

臣。太宰嚭(pǐ):即伯嚭,夫差大臣。④知伯瑶:即智襄子。春秋末年,晋六卿中势力最大的,后为韩、赵、魏三家所灭。⑤中山尚:即中山桓公,中山国君。

⑥宋康:即宋王偃,谥康,战国时宋国国君。⑦性:即生字之误。⑧论:通“抡”,选择,选拔。佚:同“逸”。⑨矜奋:骄矜炫耀,咄咄逼人。⑩创作比周:兴风作浪,结党营私。⑪子西:苏学时认为子西是春秋时楚大夫斗宜申,孙诒让则认为是楚公子申。

[译文]

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胜的影响,中行寅受到籍秦、高疆的影响,吴王夫差受到王孙、伯嚭的影响,知伯瑶受到智国、张武的影响,中山尚受到魏义、偃长的影响,宗康受到唐鞅、佗不礼的影响,这六个人受到的影响违背常理,因此国家灭亡了,自身也惨遭横祸,宗庙被毁,断子绝孙,君臣背离,百姓流离失所。假如列举天下贪暴苛刻的人,一定要提这六个人。

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是因为他们所“染”得当。因此善于做国君的,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能够尽心尽力,而在任重官吏的时候,就很安逸。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殚精竭虑,国家反而出于更危险的境地,自己反而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君主,并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不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治国的道理。所谓不懂得治国的道理,也就是所说的所“染”不得当。

不仅仅是国君要受到近臣们的影响,一般的士人也要受到朋友的影响。他的朋友如果都崇尚仁义,淳朴谨慎,畏惧法令,那么他的家就会日渐富裕起来,自身也会日益安定,声誉也会与日俱增,居官从政就深得其中的道理。像段干木、禽滑厘、傅说这类人就是如此。反之,如果他的朋友都是骄矜自傲、咄咄逼人,兴风作浪、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就会日益衰败下去,自身就会一天天陷入困境,名声就会一落千丈,居官从政就偏离正道了。像子西、易牙、竖刀这类人就是如此。《诗》中所说的“必择所堪,必谨所堪”,就是这个道理。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①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②。

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③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④。”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⑤？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⑥，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⑦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⑧。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⑨，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⑩？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注释〕

①虽至：即使是。 ②县(xuán)：“悬”本字，以绳悬挂一重物从上悬下，作测定垂直的工具。 ③放依：仿效、依照。 ④辩：马宗霍云：“辩字当以‘明智’为释。”此不若百工后面不应有逗号。这句应为：此不若百工辩也。 ⑤当：相当于“倘”，倘若。 ⑥学：指老师。 ⑦学者：有学术造诣的人，这里指老师。 ⑧法天：以天为道德准则。 ⑨度(duó)：揣度。 ⑩何欲：希望什么。何恶：厌恶什么。

〔译文〕

墨子说：“天下做事的人，不可以没有法度礼仪的约束，一旦失去法度礼仪的约束，还妄想事情能成功，那是从来没有的事。即使是士人做了将